

旧刊物瘦身记

□ 袁宝霞

暑假期间整理房间,我发现阳台的角落里有一箱旧刊物。这些刊物有我原来订阅的《读者》《特别文摘》,也有儿子订阅的《青年文摘》《意林》等。看着这些有些泛黄的旧刊物,卖了有些心疼,留着又占地方。怎么办呢?我忽然想到一个办法——给这些旧刊物瘦身。

我逐本翻阅起来,看到喜欢的文章,我就抽出来,用夹子夹好。只要有空,我就整理。这些旧刊物我原来都读过,只是时间长了,有些文章似曾相识,有些文章如若初见。我把每本刊物都温习了一遍,感觉如遇故友倾心相谈。

当我心情低沉的时候,毕淑敏的《泥沙俱下的生活》,让我知道了“愁云惨淡、畏畏缩缩的是活,昂扬快乐、兴致

勃勃的也是活。我盘算了一下,权衡利弊,觉得还是取后种活法比较适宜”。如果我们珍惜生命,就不会因为生活中的烦恼而厌倦生活,读读这些激昂的文字,也就释然了。

当我做事不够专心的时候,冯唐的《专心》,让我明白了“临事静对猛虎,事了闲看落花”。事情一件件去做,专心做好后,看花赏月,该放松时就放松,生活才不至于那么忙乱。

我发现,这些旧刊物中既有名家名篇,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力作,有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诗歌等体裁,可谓包罗万象。文中那些饱含深情的文字常常让我潸然泪下,那些幽默、风趣的小故事又让我忍俊不禁。

每发现一篇好文章,我就好似淘到

了金子般,赶紧做上记号,取出来用夹子夹好。遇到金句,我便摘抄到笔记本上。每整理完一本刊物后,我就把选出来的这些文章,按体裁分类组合在一起,重新编好页码,再制作一个新目录,最后设计一个新封面,名字叫《精品荟萃》,再配上精美的图案,这样,我又拥有一本新刊物了。看着这本自己制作的文集,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。再处理剩余的那些旧刊物,我也就没那么心疼了。

酷暑难耐的假期,因有文字相伴而变得丰富充实。经过一个假期的努力,这些沉睡已久的旧刊物瘦身,又散发出特有的墨香味。今后的日子,我会时时翻阅,相信有它的陪伴,平凡的日子会更有诗意。

词画融通,尽显宋人风雅

——读王万发《“画境”与“词心”》

□ 刘学正

学者王万发认为,论及词与画,断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文艺发展史的一个高峰时期——宋代。在其艺术史学著作《“画境”与“词心”》一书里,他选取200余首词坛大家的词作,及近百幅画界巨匠的画作,在互证中梳理宋词和宋画的传承脉络,阐述两者共有的主体情怀与文化意蕴,进而彰显宋代词画的艺术魅力,体味宋人出尘入世的雅趣。

书中提到,宋代文士往往在山水烟霞间追寻人生理想,愿意去清静无人处,而不堪受尘世喧嚣所扰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词人常于山水中寄托对亲朋的思念,如王观的《卜算子·送鲍浩然之浙东》、苏轼的《虞美人》等。而画家在山水中融入的情感,则更为隐秘和深沉,如李成的《寒林渔父图》、马远的《寒江独钓图》等,均为描绘渔隐题材的传世名作,山野垂钓,意境悠远,使观者有一

种超然物外的出尘之感。

一花一世界,中国文化有着见微知著的智慧。在作者看来,“以小见大”的审美趣尚在宋代花鸟画中发挥到了极致,传世之作大多幽淡简逸,往往以微小的空间构建引人瞩目的艺术形象。南宋吴炳的《出水芙蓉图》,整个画面仅有荷花一朵、荷叶数茎。宋代的花鸟词亦是如此,同样细腻精致,展现出柔性的美感境界。譬如词人姜夔的咏物词《小重山令·赋潭州红梅》,写梅写人,即梅即人,梅竹交映,呈现出一种似人非花、朦胧迷离的审美意境。

复杂的情感往往能激发艺术家的创作欲望,南宋时期也诞生了一大批爱国词人。辛弃疾的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,满是渴望收拾旧山河、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;陆游的《示儿》《十一月四日风雨

大作》,充满了壮志难酬、报国无门,此生难再见锦绣江山的悲愤。作者同时提到南宋遗民郑思肖所画的《墨兰图》,兰花两朵,幽芳轻吐,花下无土,根亦有若无。“无根兰”既有对故国的怀念,也表达出不愿归顺新朝的殷殷爱国之心。

词与画,一个是语言艺术,一个是视觉艺术。画绘心意人情,既绘山川小景,又描人物花鸟,以画写意,叩生命价值;词亦抒发胸臆,既写风花雪月,又歌壮志豪情,以词抒情,感人生百态。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,两者从相互独立到相互借鉴、彼此融通,最终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艺史上的奇妙景观。

跨越千年时光,当宋词与宋画联袂登场,一个时而婉约,时而豪放;一个几许柔美,几许凝重。原来“宋人风雅”并非传说中的模糊印象,而是我们无比熟悉的生活细节。

有希望,便是光明

——读王涛短篇小说《小喇叭》有感

□ 吴福木

读完王涛的短篇小说《小喇叭》,我心中很是震撼,为其高超而曲折有致的叙述,也为小喇叭的心灵、命运。

傻女小喇叭(绰号)与有线喇叭、电线杆紧紧联系在一起,后者是小喇叭情感之维系、心灵之维系、命运之维系。“满足而幸福的微笑”是小喇叭最美的表情,而这与有线喇叭、电线杆传出的“嘤嘤”的声音息息相关,没有了这声音,小喇叭的命运必然走向“终结”。因为,人一旦没有了精神慰藉,没有了精神寄托,也就失去了一切。

小喇叭的命运,或者说她的形象,具有普遍性,而非独特的个体,小说中也体现了这一点。正是有了有线喇叭,小喇叭才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,她才摆脱了与生俱来的孤独,她的生命才有了意义。这是这篇小说最为可贵、奇妙之处。我想到了现实生活中小喇叭一

样的小人物,他们或残疾,或穷困,但同样需要被关注,需要爱与理解,需要一个微笑、一个善意的眼神。从这方面说,小喇叭既是不幸的,又是幸福的,毕竟她找到了生命的依托……

这篇小说运用了现实主义和笔记体小说的手法,小说中有很多精彩的细节,小喇叭的种种神态与心理都在细节里得到了描画。

读这篇小说,我想到了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。小喇叭像格里高尔一样,是孤独的,无助的,又是渴望关爱的。家人对小喇叭的态度比格里高尔的家人对格里高尔要好些,但也传递出了无力感。尤其是小喇叭最后的死亡,更凸显了世界的残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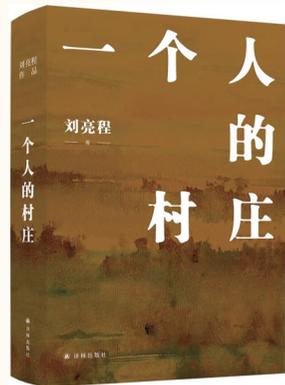
《小喇叭》在叙写个体命运的同时,再现了时代的变迁、社会的进步,以及给人们思想与精神带来的冲击与影响。小

说的结尾,可见王涛的写作功底与情怀:“在我看来,她那只不时弯曲的手指并不是敲击在电线杆子上,其实是在华丽的琴键上跳跃,从而让它制造出色彩斑斓的宏大声响。通过它,这个孤独而可怜的小喇叭才能与外部的世界相通,才能让她的灵魂在广大的天地间越走越远……”小说的结尾充满思考,读者顺着作者的笔端,游过凄美的草木,潜入苹果花碎了满地的果园。

人活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物质不行,没有精神更不行。有了物质,还要有精神的依托、抚慰。找到了精神的附着物,生命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。精神如果飘然不存,人也就空落无依了。

这篇小说的意义是什么?我愿以鲁迅先生的话回答:“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,有存在,便有希望,有希望,便是光明。”

荐书

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

作者:刘亮程

出版社:译林出版社

在这本书中,一个在乡村生活的农民写他所在的村庄,写了生于斯,长于斯,必将葬于斯的那一方土地上的所见所闻,主要是以叙述者的生活为主。在书中,有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的忙碌,有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喜悦,有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闲适。看得见的是狗的迷茫、虫的潇洒、鸟的寂寞、人的离去、土地的荒芜。在这本书中,可以品味出不同的灵魂深度。当你厌倦了这尘世的喧嚣,或许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新的灵魂。

小说连载

布衣诗人谢榛

□ 武俊岭

谢榛不管严讷,顾自说下去,卢生且死矣,此乃死杯酒睚眦间。宁杀人耶,象之焚牙齿也,孔翠之断羽也,殆类之矣。

严讷走近谢榛,说,茂秦,我求求你了,有事好好说不行吗?

此时的谢榛,身子直直而立,泪水已湿脸面。他在严讷的劝说下,坐在椅子上。他喝了一杯茶水,情绪慢慢平复。

严讷说,茂秦,慢慢说说,到底遇到什么事了?

谢榛恢复常态,脸上热,说,尚书大人,我刚才失态了。对了,我先让你看看我的诗集。

噢,好事啊。

严讷接过谢榛的诗集,细看一会,很有感慨地说,茂秦,我在这方面自知不敌,天天忙于政务,一没时间,二没心情写诗。对兄长你,我是真心羡慕的。这样,我先把诗集收起来,带回家好好欣赏。你先说说卢生之冤,到底是怎么回事?

谢榛拿出卢楠之赋、王隆证词、卢楠申诉,递给严讷。严讷先看证词与申诉。

严讷看完,说,看来真是冤枉。

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冤案!谢榛的语气,十分激动。

严讷又翻翻卢楠的赋作,说,是好赋,卢楠有才。

天妒英才!

这样,我抽时间再看看证词与申诉,然后去找刑部尚书屠侨,让他尽快重新审理。

谢谢尚书大人!

谢榛知道严讷政务很多,便起身告辞,返回崔元府上。

中午饭后,他睡了一大觉。他要养足精神,以便晚上在宴席上大喝一顿。

醒来,天色还早,他便反复欣赏卢楠的赋作,有些段落,谢榛已是能够背诵。

(未完待续)